

## 從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的『教主難思』談十二年國民教育

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台灣分校（淨覺僧伽大學）教授  
楊永慶

### 一、前言

恩師——上成下一長老，不只重視僧才的教育，更關心世俗的教育，每次見到來自「教育界」的我，總會特別騰出許多時間跟我「談」教育，並且開示說，您是學教育的，一定要把當代教育的錯誤「觀念」以及教育界人士一些偏差的「想法」，予以導正；務必將華嚴宗的理念，經典中的教導，落實在現代的教育「政策」之中，以及佛在華嚴經中教導我們的「修行」的理論、方法，融入現代教育的教材，並將「修行」的次第，參照學生的課程學習，予以「評鑑」，以達到「圓融」之「正等正覺」之教育。老和尚經常如此的教誨，我是學教育，一定要培育出符合現代社會「健全人格」的國民，建構一個和諧的「人間樂土」，才對得起台灣，對得起佛教。因此，在紀念這當代高僧——上成下一長老的學術論文發表會中，筆者特別挑選這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的關鍵時刻之前，站在從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的『教主難思』這角度，略述對十二年國教的一些啟示，以就教鑑素行家。

### 二、十二年國教概說

談到「國民教育」這個概念，必須回溯到德國的前身——普魯士。當年法國在拿破崙統治的時代，普魯士屢打敗仗，經常受到屈辱。這時，普魯士出了一位鐵血宰相——俾斯麥，他力主全民教育，以壯大全民的「文化、經濟水準」，使得國家的武力、競爭力，大為提昇，終於打敗法國；相對的，法國也開始重視教育，因而促成了其他國家的效法，而有了為鼓吹愛國思想，提昇國民素質的國民教育。歐戰結束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國無不將實施國民教育，當作施政的重點工作；而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也端視其「國民教育」的興辦，作為衡量的指標。

而我們台灣的教育，自有荷蘭統治，始有正式的文獻資料，也就是要談台灣的教育，應該從荷蘭統治開始談起。根據荷蘭治台的「日記」，當年荷蘭人為了防止「漢人」與清朝政府勾結，是禁止「漢人」接受（教會）的教育。而

1666 年的鄭氏王朝時期，鄭經採納咨議——參軍陳永華之建議，在今天的台南市內興建台灣首座孔廟，稱為全台首學，並創辦學院、書院，並建立考試，這是台灣「漢人」教育的開端。清朝時期，官方設辦了府學、縣學，民間也設有書院、社學、義學以及私塾等教育機構。此外，在 1872 年三月九日，加拿大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叡理博士（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登陸淡水，作佈教、教育及醫療工作。擇定淡水砲台埔小山丘上，興建校舍，並親自規劃監工，1882 年校舍建成後，為感念其家鄉安大略省牛津郡（Oxford County）居民的捐助，遂命名為 Oxford College，中文名為：理學堂大書院，後人稱之為牛津學堂。當時所教授的課程，除了神學之聖經道理，尚有社會學的歷史、倫理、中國字部、中國歷史，自然科學的天文、地理、地質、植物、動物、礦物以及醫學理念、解剖學及臨床實習等，是台灣通識課程的先驅，更是台灣教育史上，由私人創辦之最早的「西式學校」，也是當今台灣歷史最悠久的一所學校。而在清朝統治台灣的最後十年，才將台灣獨立設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先生，在教育方面，採用歐式的近代教育，培養從事「洋務」的新進人材。1885 年在台北大稻埕的六館街，也就是現在的永昌街開設「西學堂」，教育英語、法文、地理、歷史、數學理科、測量繪圖等新學問。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於台灣實施基礎教育，當時的總督府頒布「國語傳習所規則」，確定在全台各地教導日語的學習場所。在此規則下，共在台灣主要城市，設置了 14 所國語傳習所，並在其城市周圍各地，增設多間分教場。而所謂國語傳習所一詞中的國語，其實指的是日語。其學制，基本上仿照西式教育，教授國語，唱遊，數理。事實上，日治對台灣人實施的「西式初等教育」，日語教學是其重點，是作為其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這也是「國民教育」的另一種風貌。雖然在此基礎教育之後，日本也在台灣，發展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不過，當時的教育，台灣同胞與日本人是採用差別待遇，甚至於也可以說，是採用隔離的教育政策。台灣人的子女，想要升學的機會是相當有限。到了日治的晚期，日本為了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所以到了 1943 年，日本在台灣才全面推行「義務教育」。

1949 年，政府撤退來台以後，就以日本時代已經推動的「義務教育」以及延續中國的教育體制為基礎，推動台灣的教育。事實上，中國從清末的「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到蔡元培的「大學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壬戌學制」。除了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有識之士的推動平民教育、與鄉村教育，還有一些中國特色之外，在新式的教育體制，北洋政府時期是模仿日本制度，設立大量的專門學校、以及單科大學；到國民政府北伐後，美國制度反成為主流。因此在「國民教育」上的推動，清末民初，真的是乏善可陳。而政府撤退來台，由於蔣中正先生又是留學日本，所以當時在台灣推動的教育，簡

直可以說是沿用日本的「義務教育」。因此光復之初，賡續日本實施 6 年義務教育的方式，教育的目標是放在普及國語，以及灌輸三民主義、反攻大陸、還我河山上。

我們都知道，國家的諸多建設，諸如文化、教育、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一切都以「人才」為先，所以老祖宗諄諄的告誡我們：「中興以人才為本」。而人才的培育，則是需要長期的、持續的、更要從基礎的教育做起。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基於遷台後實施地方自治制度的經驗，以及土地改革的成功，加上「客廳即工廠」的中小企業之發展，帶動了台灣整體社會、經濟的突飛猛進，因此當時實施的六年義務教育，已經有感不足。在民國五十六年的國父紀念月會上，已故總統蔣介石先生就提出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的計畫，並隨即於次年的五月二十三日，以總統（68）台統（一）義字第 2523 號令，制定公布九年國教全文 22 條，奠定了台灣的「國民教育」之根基。所謂：「教育為百年大計」，透過九年國民教育的推行，不但穩定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政治情勢，更透過九年義務教育，進一步教育人民的文化水準，以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標，自 1968 年起台灣開始全面實施 9 年國民義務教育。目前，義務教育在台灣的普及率，幾乎已經達到了 100%。台灣教育的普及，雖然有些意識型態的爭論，但也由於國民教育的提升，使得台灣後來的民主化，以及經濟起飛、甚至於創造經濟奇蹟的關鍵因素之一。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統計：目前，全世界實施 10 年以上國民基本教育的國家，計有 40 餘國，而我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迄今，已逾 40 年，實施當時，全世界施行義務教育超過 9 年者不到 10 個國家，我國名列前茅，可見當年的九年國民教育，確實為台灣培養出「人才」，也為台灣帶來了「科技、文化、經濟」等各各領域的「競爭力」。而目前我們延至 103 年才要正式啟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已經有點「落伍」，不像當年的台灣是全世界教育領先的國家之一了。所幸教育部已經宣布，從民國 100 年 1 月至 103 年 7 月，為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啟動準備階段；而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全國將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面對這二十一世紀的「身心靈」之重大教育政策，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表達我們的看法。

### 三、台灣實施九年國教的困境

人的力量不如一頭牛，人的壽命也不如一隻烏龜，卻是「萬物之靈」，是這個宇宙的主宰者，靠的是「人」屬於互助合作，互通有無的「群居」的生物。比如說我們不需要為了喝一杯牛奶，去經營牧場；也不須為了穿一件衣服而去紡紗織布，所以自古以來，人類的社會是「相依相存」，共存共榮的一個「生

命共同體」。但是自從 1764 年，詹姆士·哈格裡夫斯發明的紡紗機，以機器大量生產「布匹」；1796 年塞尼菲爾德之平版印刷術，典籍的書寫，不必一個字一個字的抄寫；1797 年的亨利·莫茲萊之螺絲切削機床、1781 年舉世震驚的瓦特發明蒸汽機、到 1812 年特列維雪克—科爾尼之鍋爐，機器的生產，取代了人工，也開展了人類史上的「工業革命」。人類的文明，從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進入「文藝復興」了，而因應機械生產，人類的生活被集中在資本家的「工廠」周邊，仰賴在「機器」運作的維持之所謂「現代化」。人類在這波機器生產以及自動化生產的激盪下，傳統的產業沒落了。而人口的大量集中，蜗居公寓，活動的空間，相當有限，於是「人」，不再生活在大自然中，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優游自在的過日子。「人」與大自然的距離，越來越遠，人與人間，都會的興起，反而造成關係的冷漠。人，每天跟著機器運轉，生活步調機器化了而益顯單調，人，似乎只屬於「生產線」上的附屬品。這種情形越演越烈，到了二十世紀，「人」是社會上的「螺絲釘」，這句話，幾乎是耳熟能詳的「口頭禪」了。而為了刺激生產，「人」如何像機器一樣的「物化」，而有了「生產力」、「競爭力」，這就成為「國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所以隨著國民教育的發展，「人」與「人」的互動越來越少，「人」與「機器」的互動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一環。於是教育越發達的地區，雖然在國家的「競爭力」上表現亮麗；但事實上，「人」與「人」是越來越冷漠，把人「物化」的現象，越讓人憂心。

這種追求「生產力」、「競爭力」的「國民教育」，再加上達爾文的「進化論」之荼毒，使得國民教育的實施，與人類教育的期待，完全走偏了。當時的達爾文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在旅行中，最為關心的是生物的「進化」。透過走訪世界各地，發現「物種」的進化，是「優勝劣敗」的自然結果，從而提出人與人之間的演化，也不能離開這自然的「生存法則」。「人」，不再是相互依賴，而是「生存競爭」。所以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集中，自然而然的把「人」也因工業革命而「物化」了。同時把人類社會，帶上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人，不再擁有無線寬廣的「自我」，只成為賺錢的機器中那顆「螺絲釘」。所以在這「國民教育」的推動期間，人類的教育不再是「互相扶持」，「相依相成」的愛、關懷、以及互相協助，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了，反而是教導人類在為了「適者生存」，而相互競爭，互相殘害，來「出人頭地」的這種無止境之「競爭」，這種偏差的「價值觀」，目前還存留在現代的教育之中。

到了接受完整的「國民教育」後，我們當下的這一代，電子計算機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從家務的處理到整個商務運作，早已離不開「數位」、「雲端」等概念，人類的社會又進入了另一個『後現代化』之「資訊時代」。在這所謂

『後現代化』的社會，人類的生活是從工商業社會，進步到資訊社會。從強迫式技術（生產線），到高度技術、與高度情感。領導的型態，已從從階級組織「科層體制」到「網狀組織」。價值觀也從非此即彼，到多重選擇（多元）。以及資訊所促成的「地球村」的形成…。人與人之間，還延續著工商社會的疏離感、但卻盼望整合與妥協。可見，在這資訊時代，也就是『後現代化』的社會，隨著電腦、智慧型手機諸如 iPhone 等的使用，我們年輕一輩的思維，展現出不同以往的特色：

（一）斷裂——人是短命的歷史化身，脆弱得轉瞬即逝；但人類卻是追求長壽，長生不老。

（二）「反文化運動」——反宗教、反理性。追求衝動自由、本能釋放、個性解放。

（三）視覺文化——重視聲光影像，強化感性，將觀者拉入行動。

（四）藝術解體——藝術是一個行為，一個事件。標示著藝術家感情的淡化，表現力的匱乏，只能退化為直接振動感官的動作。

（五）非理性——沈溺於色情文學，反常的性生活。例如這次的租火車性趴事件，一女戰多男，引起社會嘩然。

（六）複製——好逸惡勞，例如整型手術，在街頭上已經找不到「醜」女孩了。

（七）迷失——人類的「真正」出路，「究」竟在那裡？

想想看，年輕人拿著一支「智慧型手機」，背著書包，塞著耳機，走在路上喃喃自語；坐在捷運車上，正對著「智慧型手機」打來打去，…人格是斷裂的，沒有宗教，也沒有理性，更不知他自己的明天在哪裡？全世界都一樣，治安敗壞，百業蕭條，學生集體凌虐同學致死、學生、家長打老師…就如同今日的台灣。很多父母不曉得如何面對自己的子女，身為教育工作的老師，以及我們身為「續佛慧命」的佛教四眾弟子，要如何教導這新一代呢？如何透過十二年的國民教育之實施，真正走出一條「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教育理想；最少也要能完成當時為實施「九年國教」所頒佈的教育目標：「國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之有德、有智、有健全身體、懂得相親、相愛，互相幫助、提攜之合群美德以及日常生活中有品味、有美感等五育均衡發展之現代國民。

#### 四、十二年國教的規劃與目標

「十二年國教」的實施，能否達成上述的目標？我們先從十二年國教的規

劃背景來看，實在讓人憂心。自從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後，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一直是朝野人士努力的目標。大家總在思考如何進一步的延長國民教育的課題，其政策的目標以及具體的作法，又該如何？提出正式構想與措施的，始自 1983 年的朱匯森部長。接著的繼承者，做法雖不一致，但目標都是為了提升國中畢業生繼續升學的比率，使國民接受教育的年限，能夠進一步延長。這二十年來，一直在進行有關十二年國教的規劃與試辦，我們就從他們對延長國民教育之相關措施，來探討一下：

首先，我們看民國 67 年到 73 年，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匯森，就開始推動延長國教政策之研擬，依照他的規劃，是以實施「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民國 73 年到 76 年，李煥部長是依循朱部長的規劃，進行「實施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之第二階段計畫，其中調整延教班辦理方式，為自願不升學國中畢業生，開辦年段式課程，同時揭橥為十二年國民教育做準備。到了毛高文部長（76~82）仍然規劃「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第三階段計畫，積極研議延長國民教育為十二年之可行性。到了郭為藩部長（82~85）則是改變「以職業教育」之規劃，轉而成以「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十年國教目標」，所以規劃試辦完全中學，綜合高中，並開辦國中技藝教育班以銜接實用技能班，同時修訂職業學校法，將實用技能班納入正式學制。接著吳京部長（85~87）則又是以擴大推動第十年技藝教育，成為「十年國教」，他修正「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部分條文修正；並規劃高職免試多元入學方案、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到了林清江部長（87~88）則是繼續推動高職免試多元入學方案、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楊朝祥部長（88~89）則公布教育基本法，開始規劃高中職社區化方案，並組成「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政策諮詢小組」、「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及「研究小組」，積極規劃研擬推動十二年國教。政黨輪替，曾志朗部長（89~91）繼任，他對「十二年國教」並未著墨太深，但仍委託進行「延伸國民基本受教年限規劃研究」，但在升學管道上，他以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方式，配合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及參採國中在校表現，全面取代傳統聯考，則是抒解了傳統「國民教育」所面對的「考試」升學，有了突破。黃榮村部長（91~93）除了委託完成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理論基礎比較研究、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辦理模式之研究、十二年國民教育之教學資源及課程研究，及十二年國民教育經費需求等推估之四項研究計畫，並召開「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將「十二年國民教育」正式列為重要討論議題，會中達成八項結論、與建議事項，開始籌組「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工作圈」，包括「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指導委員會」、「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先期工作小組」、「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行政工作小組」，積極進行各項規劃，以落實全國教育

發展會議決議，才有了今天的「十二年國教」。<sup>1</sup>

我們回顧這「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之發展，自 1968 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後，首先有朱匯森部長，在 1983 年提出了「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到楊朝祥部長、曾志朗部長、黃榮村部長一方面對教育基本法中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的議題，成立政策諮詢研究小組加以研議，一方面推展「高中職社區化方案」與「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以建立推動十二年國教的相關預備措施這過程，其政策的目的與理念，不外全面提升國民素質，均衡各地的後期中等教育品質國內的教育品質落差，大致出現在公立與私立、高中與高職、城市與鄉鎮等以及紓緩升學競爭，達成學生就近入學之目標。至於如何透過「十二年國教」，培育出有德、有智、有健全身體、懂得相親、相愛，互相幫助、提攜之合群美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品味、有美感等五育均衡發展之現代國民。甚或如何恢復和諧的「人倫」關係，讓『人』是「互相扶持」，「相依相成」的愛、關懷、以及互相協助，以人為本的品德教育，了無相關。當然，也無法期望這樣規劃下的「十二年國教」，教育真的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教育理想的「人本」情操了。

## 五、華嚴經『教主』難思<sup>2</sup>的教育啟示

華嚴經經文的首句：「其地堅固，金剛所成……」<sup>3</sup>這句，說明了佛陀教育中教學的首要目標。所謂「其地堅固，金剛所成」，簡單的說，接受佛陀教育的我們之心地，必須達到一如大地般的堅固，可以為眾生做各種承擔，長養一切，利益一切有情。而這種大慈大悲的願力，是透過我們心地不斷的鍛鍊而來的，如何鍛鍊呢？必以「金剛」般若智慧，方能讓眾生成就「離苦得樂，轉迷成悟」的教育目的，使一切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因而，教育一如世俗的教育，要讓我們「認識自我」，「認識環境」做起；而佛陀在本經上要我們認識我們這成佛的心地，它一如：「上妙寶輪及眾寶華、清淨摩尼以為嚴飾，諸色相海無邊顯現。」<sup>4</sup>也就是說，我們的心地是「如如不動」的「一心」，如同眾「妙寶」般的一「轉念」，立刻成就萬法。所以我們常說宇宙人生是「唯心所

<sup>1</sup>

( [http://ir.lib.ntnu.edu.tw/ir/retrieve/53455/ntnulib\\_ja\\_A0101\\_5202\\_001.pdf](http://ir.lib.ntnu.edu.tw/ir/retrieve/53455/ntnulib_ja_A0101_5202_001.pdf) ) 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二輯第二期 2006年6月 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之研究 楊思偉

<sup>2</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頁 152-236。

<sup>3</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b27，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132-3。

<sup>4</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b27-29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133-134。

現，唯識所變」。善用宇宙「因果法則」，找出一切法的「因地」，以離垢清淨的心，懂得以「四聖諦」、「八正道」為基礎，了知一切法，雖是千差萬別，卻是不離一心。只要秉持「四聖諦」、「八正道」的原理原則，就能讓「離苦得樂，轉迷成悟」。我們參考佛陀在華嚴經的教導，面對 103 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期待接受教育的國民，在教育目標的釐定，課程的設計以及教材教法的選擇與運用，能教導出下一代的國民，面對「一切人、事、物」諸多困境，或落入情緒的困擾時，了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自然能解開「情緒的」、「意識型態」等所有的「結」，而得「解脫」自在。

要如何達到呢？佛陀以身作則，為我們立下了教育的「標竿」，也就是佛陀示現「十身」<sup>5</sup>，給我們做了『榜樣』。用現代的話來說，他在教學時的「人格」，具有十種特質。在說明這十種特質前，他老人家：「於一切法，成最正覺」<sup>6</sup>。所謂一切法，指世出、世間的一切法；成，是成就；正覺，是正知正見，煩惱斷盡，一切錯誤的思想、見解都不固執己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放下」。這是基於佛陀對於宇宙、人生的體性、現象、因果變化的軌則，都能正確的清楚明白，沒有絲毫差錯，這才是正知正見，也稱為正覺，這是真實智慧。「最」是達到頂點，沒有再比這個高，這是圓教的成果。什麼叫正？斷絕邪知邪見，遠離顛倒、妄想，叫「正」。什麼叫「覺」？大徹大悟，明心見性，見到一切法的真如本性。認清十法界依正莊嚴，森羅萬象，「唯心所現，唯識所變」。所以心在哪裡？盡虛空、遍法界就是。所謂：「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心性是真，妄指現相。證得整體的現相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這叫開悟，這叫大覺，也因此佛教我們常說是最「究竟」的一種教育，道理在此。因此，未來的「十二年國教」不應該停留在「認知」的「智育」，也不要只追求「技職教育」上「競爭力」之提升為滿足，更不能不在「情意」上，給予服務的人生觀之薰習。底下，我們根據華嚴經的「世主妙嚴品」之「教主難思」的內容，提出在推動十二年國教，應該給予的省思：

### （一）教育的目的 一身心柔軟、服務的人生觀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透過身、語、意之造作，教育學生的意念，以「般若智慧」起利人利己之心，對「名、利」等「自我實現」的追求，隨緣盡力，「得意事來，處之以淡；失意事來，也能放下」，如此「不貪、不嗔、不癡」，知足常樂。而一心一意都是服務人群、社會，達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襟懷，建立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說的話，「不惡口、不妄語、不兩舌、

<sup>5</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60。

<sup>6</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52-3。

不綺語」，還能進一步的「普順十方國土」<sup>7</sup>。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也不吸食有損心性的「酒類等迷幻毒品」，成為我們周遭一切眾生的榜樣，所以『其身充滿一切世間』<sup>8</sup>，如此身、口、意三業，是造福人群，服務社會，這在佛經上稱為「三業普周」<sup>9</sup>。在「十二年國」中，這是「公民」的基本素養，所以在課程的設計上，「多元」中，不能忽略教學的「教育」的基本「本質」。

華嚴經在這裡，「教主難思」是以「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sup>10</sup>說明佛陀的「三業普周」所謂「智入三世」<sup>11</sup>，就是「認知」的「智育」，要在教育中，從「知識」的認知「內化」為生活的體驗，這就是「理解」，進一步的去「實踐」，這是「應用」；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將這些知識理解與應用，分析成很多的概念，這就叫「分析」，於是面對一切人、事、物，了知過去的因緣、經驗，從中吸取教訓，轉化成對「當下」能讓眾生離苦得樂，轉迷成悟的「決斷力」，並了知所有的造作，一定會感得未來的結果。該做就做，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考慮，悉皆平等。談到身，一般的世俗教育只想到健康的「身體」，所以強調「體育」。但身體要健康，有強健的體格，不是只有重視營養以及運動而已，佛陀告訴我們，還要有健康的「心靈」才能「變、現」出健康的「身體」，所以還要提升菩提身、智身、法身、願身，……等十種身。這麼許多的身，都充滿一切世間。這個肉身，也充滿一切世間，例如大家都知道身體的組成，是由一些細胞，原子、離子所組合而成，其組成的元素都是大自然的「地、水、火、風」，也是一切大自然以及一般眾生身上，相同的成分，與個人八識田中的「種子」所感的。現在緣聚，「應」到我這個色身來組合；等到身體四大分解，也就是緣散，又到別的身體上去組合。因此，身體中的細胞，原子、離子，充滿一切世間。一旦證得菩提身的時候，得無量的清淨三輪，言語造作，『其音普順十方國土』，都能符合當下的時空，文化背景的差異，讓人如沐春風。這時的身、語、意，也就跟佛無二無別。

所謂「智慧入三世」，清涼大師告訴我們，「以如量智，通達世俗」，就叫「入三世」。<sup>12</sup>『其身充滿一切世間』<sup>13</sup>，講的是身業。身業通三世間，所以叫一切。成正覺身，這個身是總，說三身、說十身都離不開正覺法身。法身沒

<sup>7</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76-7。

<sup>8</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72。

<sup>9</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60。

<sup>10</sup> 《大正藏》冊10，第 279號。頁1c26- 28

<sup>11</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60。

<sup>12</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62。

<sup>13</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72。

有形相，法身是理、法身是體，不是相。無相才能現一切相，並為十法界一切依正莊嚴之所依，都是依據這個理體，顯現出來的。什麼叫「智身」<sup>14</sup>？明白這個理之後的智慧，有這個智慧的人，我們就稱他作智慧之身；人有這個相，我們稱他智慧之相。他所明瞭的理，遍虛空法界，他的智，也遍虛空法界。「色身」<sup>15</sup>，我們剛才講過了，色身與理、與法身，一樣遍虛空法界。清涼大師告訴我們，這個遍是圓遍，不是部分遍、不是偏在一邊的遍，圓滿的遍虛空法界。一切世間，一一極其細微的微塵，總看也現，別看也現。『其音普順十方國土』指的是語業<sup>16</sup>，也就是嘴巴所說的，都是恒順眾生，更是他們所樂予聽聞的。同時，「順」有三個意思。現在在這個世界，由於古時候我們居住的環境不相同，交通不方便，所以生活範圍很小，大多數人所謂「老死不相往來」，於是各個地區有它自己的言語、風俗習慣、生活文化。「譬如虛空具含眾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sup>17</sup>也就是願意主動的進入「各色各樣」的人群，以「三輪體空」的離一切相，沒有個人得失的「心態」去為眾生服務。因此在「十二年國」中，「群育」的實施，一定要本著「智遍一切處，心遍一切處，想遍一切處」，乃至於我們的「身」也遍一切處，這樣的「群育」，才能落實。

## （二）教育的源頭—尊師重道，老師才能威勢超勝

現在的教育，隨著時代的改變，教育已經不再是一種「志業」，淪為一般的「職業」。所以在國內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均需受到法律的約束。例如目前規範中小學教師的「法規」，主要的有〈師資培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教師法〉這三部法律，以及根據這三部法律所頒布的細則與行政命令。我們看其中教師法的第十六條，規定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享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權益及保障；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參加教師組織，並參與其他依法令規定所舉辦之活動；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出申訴；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或是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應享之權利。而第十七條也規定教師除應遵

<sup>14</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73-4。

<sup>15</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73-4

<sup>16</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176-7

<sup>17</sup> 《大正藏》冊10，第 279號。頁1c28- 2a01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177-207頁。

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計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擔任導師；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從這些法條來看，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必須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的框架內，才享有「專業自主」的權利；不過，「法令」規定，學生是不能體罰的，偶而認真教學的老師，因學生的吵鬧，要學生「罰站」一下，以維持班級秩序，來「保障」其他學生的「受教權」，學生隨便以手機「一錄」，透過民意代表，召集媒體一播，立刻又影響「校譽」，優秀的教師其結果，不是記過，就是不再續聘，可見，當今的教師，連真正的「專業」地位都沒有，還能奢談「尊師重道」？

我們都知道古之學者，必有良師，而且對授業的恩師，非常尊重。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以我們常說：「師嚴，然後道尊；道尊，而後民之敬學矣」。例如中國人尊孔子，稱為萬世師表。這是因為他「有教無類」，而且「樂道忘憂」，一生「學不厭，教不倦」，所以儒家後代，尊他為「聖人」。本師釋迦牟尼佛，也一樣：「身恆遍坐一切道場。菩薩眾中，威光赫奕，如日輪出，照明世界。」<sup>18</sup>所謂「威勢身」<sup>19</sup>，威是威德，勢是勢力，一般叫能力、攝受力。意思是說佛陀能夠隨九法界的有情眾生，眾生喜歡什麼身分，他就能示現什麼樣的身分，就像《楞嚴經》上所說：「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隨類化身，隨機說法，面對能力、性向、嗜好……種種差別的學生，都能「因材施教」，無不周遍，也是周遍法界。孔老夫子一生「學不厭，教不倦」，同樣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也是「身恆遍坐一切道場」。『身恆』，恆是恆常；『遍』，是普遍；『坐一切道場』，也就是以「般若智慧」以及「大慈大悲」教化一切學生。「一切道場」<sup>20</sup>，清涼大師的註解說有十種，也就是以十種身，來「教化」十種道場。第一種「智身」；智是智慧，「遍坐法性道場」，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引導學生了知「存在的本體」。第二是「法身」；「法」是萬法，一切法。在教學中，引導眾生認知宇宙之間，一切理、一切事、一切現相、一切因緣果報，動物、植物、礦物，還包括一些自然現象，以及為人處事的態度，也就是一切「人、事、物」說之不盡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離不開因緣果報這個「法」，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

「十二年國教」這個工程，能否成功，關鍵在於「良師」。有了好的老師，

<sup>18</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1-02

<sup>19</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208 頁。

<sup>20</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09-16。

他們的教學，面對未來將服務社會的「菩薩眾」，有德有行，宛如「日輪出」；老師的攝受力，一如「威光赫奕」，照明世界。例如孔子一生講道，從人本出發，諄諄不倦的講說人的至善行為、忠恕之道。而且身體力行的精神，感動了三千位有志青年，拳拳服膺，七十二位弟子「菩薩」，卒心跟隨，發揚光大老師的德澤，成為亂世中一股維護中道的強盛力量，「照明世界」的思想與文化。可見推行十二年國教中，應從提升師資素養做起，重新建構「尊師重道」的老師「志業」，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 （三）教育的旨要—修一切善，離一切相

在強調競爭力的今天，凡所有造作，一切都是「權」「錢」掛帥，講究「功利」。以致於教育越普及，人心越亂；教育越高，越是貪得無厭。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上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因此「德育」上，不能只在於教導知識，而是要「覺知」這些「道德知識」，「轉化」成「道德行為」成為個人的「人格特質」，更要「超越」它，這就是心經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的「無智亦無得」，所以道德經第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因此華嚴經的經文說：「三世所行眾福大海，悉已清淨。」<sup>21</sup>

所謂「福德身」<sup>22</sup>，就是修一切善。世間人求福，諸佛菩薩也修福，可是佛常常警惕我們，唯恐我們修福「迷」在「福」中，那就沒有「離一切相」，落得只有福報，沒有智慧，一固執，反而落入貪嗔無明之中，貢高我慢了。『三世所行』指過去、現在、未來，佛沒有一樣不學，沒有一樣不修，所以福報宛如大海，深不可測。其實『眾福大海』<sup>23</sup>這句話，「海」是比喻，福報廣大，就像海一樣。這只是形容，實際比海大得太多太多了，一般人修了一些毫髮之福，都要上報、上電視，還要找人去關說「入圍」諾貝爾和平獎，這哪算修福？所以修一切善，要盡虛空、遍法界，因為離一切相，悉已清淨。

### （四）教學成功的要訣—良好的師生互動，隨意受生

傳統的教學，老師是以「過來人的角色」將知識「灌輸」給學生，所以學生一上課，只能靜靜的聽，默默的「接受」老師所灌輸的學問，因而上課呆板，了無生氣。五四運動以後，全盤西化，所以教學也要學習西方的「師生互動」

<sup>21</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2-3。

<sup>22</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16。

<sup>23</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16-7。

訓練，因此，教學成為經營人類心靈的工程師，所以有「師範院校」以及「師大」教育系所的設立，專門訓練以及養成良好教師的「專業」場所。可是隨著行政院「教改」的諸多建議，這種封閉式的「師資養成」大門被打開了，任何大學院校都可以開設教育「學分」，只要具備多少教育學分的大學生，就成為「合格」的老師。個人曾經在「師專」任教，也在「師範學院」擔任講習，很多同事都曾說過：「師專」生不如「師範」生，而「師範學院」的學生，又不如「師專」生。理由無他，「師範」生視擔任老師為清高的工作，他們自比為「園丁」，願意一輩子燃燒自己，給學生做「榜樣」；「師專」生還重視課程以及教材的探究，也重視教學實務上的實習與研究；「師範學院」的學生，自比大學生，強調的是吃、住在學校，但也應該享有大學生「待遇」。如今，這些「專門」「培養師資」的學校，被迫轉型為普通大學，學生如要當老師，必須如普通大學生修習多少教育學分即可取得「教師」的資格。這種作法很不好，個人擔任督學期間，很多校長跟我反應，很多的「代課老師」比「正式老師」認真、敬業，因此，廣納所有的大學生，到「師範學院」去接受一定時間的「教育學程」，來取得「教師」的資格，我是肯定的。但是因而取消老師的師資培育的「師範院校」之專業學校，個人是反對的。想想看，學士後的醫學院招生，是以「醫學院」為主體，對於大學畢業生實施「醫學」的專業教育，及格後經過甄試，給予「醫師」證照，是大家認同的。而在現有的「師範院校」招考大學畢業生，仍是以「師範院校」為「主體」阿，只要經過一定時間的師範教育，及格後經過甄試、實習，給予「教師」證書，這才能保障教育的專業，怎可倒因為果，反將專門培養師資的「師範院校」改成一班大學呢？想想看，我們的社會，會同意廢止所有的「醫學院」，而改在一班大學院校設立醫學學分，只要修滿多少學分，就可以成為醫師嗎？所以十二年國教，教育專業人士，應該本諸「良知」，堅持沒有理想的師資，任何教育改革都是「徒勞無功」的，千萬不能遷就「政客」或「學店」老闆的需索，在選票前低頭。

其實，有良好的師資，好的師生互動之教與學，如沐春風；互動不好的，老師只是將教學當作一般的職業而已，學生當然視老師為人生中偶然相遇的過客。想想看，年近七十歲的我們這一輩子，多少人會說我這一生，很幸運的遇到了又又老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所以如何經營這師生互動呢？華嚴經上這樣說：「而恆示生諸佛國土。」<sup>24</sup>這是佛陀十種身中的「意生身」。「意生身」指的是隨意受生<sup>25</sup>，一個「隨他意」，就是佛菩薩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時，像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求的人是什麼身，菩薩就有能力跟

<sup>24</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3

<sup>25</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18。

他現同類身去度他，這叫隨他意。第二個「隨自意」，隨自意，可以不現形相，這在後一段我們會說。我們說的三身之中，法身不住生死，應化身不住涅槃。報身則分自受用身，是不住生死；他受用身，則不住涅槃。當老師的如此「寂然不動」，學生一「感而遂通。」

這樣說各位可能還不瞭解，我們看華嚴經普賢菩薩十大願，其中有一則「恒順眾生」。「恒順眾生」這一願的經文，大家要特別留意。經文提示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將學生當父母想，要將學生當佛菩薩想，以這樣「恭敬」的心，您才會真正的敬業，也會在教與學之間，平等平等。教學者在平等的「教學」這樣的立場上，就不會處處以先入為主的老師姿態，去「灌輸」知識。學生有感，老師會以同理心進入學生的心中，以學生不同的程度、興趣、需要……來「感應道交」。傾聽學生的聲音，理解學生的需要，明白學生的問題，這時我們以恭敬的心，提出我們的意見、看法。所以不管是「隨他意」，還是「隨自意」，都是讓學生成長的。所以我們常說：「法身無生，無所不生」、「法身無相，能現一切相」這種教育專業的養成，值得規劃「十二年國教」的教育界同仁三思。

### （五）教育無它，愛與榜樣

十二年國教，談的是以「職業教育」為主軸，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透過政客的壓力，想的是為了討好選民的「大學區制」，打破「明星高中」，寄望以各種「甄試」的管道，而有「免試升學」的「多元入學」……，至於真正影響教育成敗的「教育本質」、「教學理念」很少涉及。想想看，「十二年國教」的實施，要「建構」那些「人格特質」？要給學生哪些「價值觀」？要如何引導學生走上有意義的「人生」？因而，我們師資應該如何培養！我們的課程如何設計！如何因應學生不同的能力、性向、與興趣，十二年一貫教育應如何分流？師生、學生與家長要怎樣「互動」？使得十二年的國民教育，真的能將全部學生，依照不同的能力、性向、與興趣，——「適才、適學」。孔夫子強調：「有教無類」，學生也分別有語言、政治、外交之分流；而本師釋迦牟尼佛更強調「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以及自我強調：「我是僧團中的一員」。

我們看經文上是這麼說的：「無邊色相，圓滿光明，遍周法界，等無差別。」<sup>26</sup>所謂『無邊色相』<sup>27</sup>，指的是色相無有窮盡。世尊告訴我們，佛身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身有無量相，每一個相裡，又有無量好。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學生個個都因累世累劫的造作，

<sup>26</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3-4。

<sup>27</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20。

「業力」以及「願力」的不同，感得這一世各自不同的能力、性向、與興趣。所以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每個人的智商有高低，性向各自不一樣，所以各個學生在課堂上的興趣，當然有都不同。要將所有的學生都帶上來，老師就要有「化身自在」的本領。學生愛打籃球，老師要在籃球這領域，有一定的素養；學生愛理工，老師自然也要在這理工的領域，能給學生引導。早年的師範教育，強調「通才」的訓練，這是有它的道理。學生在球類運動上，有能力有興趣，現的「今日的報身」，老師要「隨他意」，不是隨自意。但是透過教學的過程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在打籃球的過程中，懂得互助合作，尊重法令的規定，這就視老師要「隨自意」了，而不是讓籃球的比賽，可以毫無章法。同樣的，學理工的，老師教導他們在實驗室做各種實習，是「隨他意」，但是在實驗的過程，如何引導他們精確的觀察，注意「安全」這又是「隨自意」。當老師的，是個「法身大士」，我們透過教學，學生的意識中或是人格深處，處處都有老師（法身大士）的影響力，所以佛經上說「法身大士」（老師）的身相很大。我們絕不可小看老師，坦白說他們是「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真的是尊貴無比。而且身為教師的，「智入三世」，看問題可以看到過往的因緣，也可以看到當下的決定，影響是深遠的。所以除了相好（老師講的都是做人處事的道理，造作好的身、語、意業），為這個社會放光，圓滿光明。這種智慧之光，周遍法界，圓滿無比。

### （六）十二年國教，要將所有的學生帶上來

教育是一種志業，一輩子從事教育工作，目的無他，把每個學生帶上來；以佛教的用語，就是發「四弘誓願」，生生世世「願身演法」，乘願再來。教育的本質，根據二十世紀的教育學者——杜威先生的說法：連續性以及實踐中學。所謂連續性的說法，是「經驗的不斷改造重組」，實踐中學我們用中國人喜歡的詞句叫「做中學」。他認為教育的連續性是指，一個人如果唸完一個教育階段，或比如說他唸完了數學第一冊，卻不想再繼續唸下去，這代表教育是失敗的。沒有連續性，成功的教育是一直延續下去的，就是現在所謂的「終身教育」，也就是我們佛教說的「無上正等正覺」。至於「做中學」是經驗主義，行為主義，也是我們佛門所強調的「信、解、行、證」。杜威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民主與教育》中，明確表示「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個人能夠繼續他的教育……不是要在教育歷程以外，去尋覓別的目的，把教育做這個別的目的的附屬物。」他還說：「教育的自身並沒有什麼目的。只有人，父母，教師才有目的。」這很類似華嚴經在「六度」之外又加了「智慧」等四度。<sup>28</sup>

---

<sup>28</su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9D%9C%E5%A8%81>

老師，父母，以及社會人士對教育都有期待，但這期待，仍然是以學生的需要、興趣以及能力為考量，也就是「隨他意」，教學者不落入意識型態，湛然常寂，眾生有感，老師則應「隨自意」的「演一切法，如布大雲」<sup>29</sup>（經文的句子），因應每個學生不同的根性，給予讓他不斷改造、重組他的成長「經驗」，這就是將每個學生帶上來。

「演一切法，如布大雲」的演，是表演，要作出樣子來給學生看。宇宙人生中的一切法，統統可以表演，用表演的方法來弘法利生，這才是最高明的。不管是實驗、工藝、美術、歌舞、戲劇，佛法中有都有。各位也要留意，「演」是我們老師自己要切身做到。我們生到這個世間來，聽聞到師長的教學，明白了，就要發四弘誓願，從今之後，我們在這社會的大舞台中，扮演任何角色，如「布大雲」般的，那一角色，該給怎樣的雲雨，就給怎樣的雲雨；學生一扣怎樣的「鐘」，就自然回應怎樣的音聲；種種的角色，種種的回應，都扮演好。十二年國教的師資培育與在職進修，一定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一切為這個社會，一切為將每個學生帶上來。想想看，當年的教育，我們犧牲了多少後半段班級學生的教學，以致於今天非社會，諸如 Makiyo 夥同日本人打傷計程車事件，以及反社會，例如火車性愛趴的主持人還公然的說，在他們這群人的眼中，我們這一夫一妻，沒有「性愛自主」，才怪！此，為了導正社會風氣，幫助所有的人，破迷開悟，離苦得樂，才適實施十二年國教的最主要意義。

### （七）教師的修養，心量寬廣無邊，才能化身自在

教育的目標，要將「每個學生」帶上來，十二年的國教，必須格外重視老師「心量廣大」以及「化身自在」<sup>30</sup>的人格素養。凡夫的心，落在「分別、執著」上，這個學生很好，那個學生很壞……，至於甚麼是好？標準如何？甚麼是不好？標準又是如何？很多老師都說不上來。根據個人教學四十多年來的經驗，很多同事在學識上、能力上都不一樣，學識很好的老師，不是將標準定得很高，就是自以為自己是天縱英才，別人就不行，所以隨隨便便。但不管如何，他們心中自有「一把尺」，學生的成績不管考得如何，總是自然而然的以他心中的尺來丈量。於是學生的表現再怎麼優異，都還是有問題。縱然學生的表現不錯，但是當下老師的「心情」可能正鬧著情緒，所以還是有問題。所以以老師的「自我」為核心的教學，是很難在教學中有傑出的教學效果的。面對程度參差不齊，性向個個不同，興趣又不見得相同的學生，一堂課下來，問題真是無法形容的。要將「每個學生」帶上來，那必須要根據學生「當下」的需

<sup>29</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4-5。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20。

<sup>30</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28。

要、興趣以及能力，以「隨他意」來教學；這過程中又能「教化、調伏」每個學生，老師如何「隨自意」去「演一切法，如布大雲」，那必須要有教師研習的機構，不斷的提供好的教材教法，來幫助老師成長的。華嚴經在經文上這樣說：「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而無障礙。各現無量神通之力，教化調伏一切眾生。」<sup>31</sup>

「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而無障礙。」毛端，是正報最小的，正報指的是自身，身體汗毛中的一一尖端，是正報中最小的單位。世界，則是依報最大的，在佛經中指的是一尊佛的教化區，通常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經文說的『一切世界』，意思就是說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剎土，在我們老師的一毛端都能容受，沒有障礙，也就是在老師的心目中，學生的任何行為表現，都是事事無礙的。在詮釋經典上的「事事無礙」境界，常常用「芥子納須彌」。芥子，是芥菜子，大概像芝麻粒這麼大；須彌，是須彌山。把須彌山裝到芥菜子裏面，芥菜子沒放大，須彌山沒有縮小，這個不可思議。這一段經文所形容的，比它更不可思議，毛端，比得多了，一切世界，又比須彌山不知大多少倍，簡直沒有法子計算。當年有一位太守，官位高學問大，自以為了不起。有一天他去看一位出家師父說，「須彌山」那麼大，「芥菜子」那麼小，如何裝進去呢？您說！您說！

這時這位老和尚沒有直接回答，他回說：「太守的學問很好，聽說學富五車，不曉得對不對？」太守立刻回答說：「我讀過的書，用五部車還裝不下呢！」這時這位老和尚很懷疑的說，看您「小小」的頭的，怎能裝得進去「五部車」上的「書籍」呢？其實所有的存在，所有的理念，都在「小小」的「心」中；這些理念想法當一起動，立刻變現出無窮無盡的「人、事、物」來。

我有很多朋友，知道我在分享學佛的心得，有時邀他們一齊跟學生談「佛法與教育」，他們立刻會「拖三阻四」的講各種理由，說以後再說，這就是「化身『不』自在」。事實上，我們一天之中之「角色」的扮演，是隨著時間、空間，而有不同的身份，這就是「應化身」，到了美國、到了日本；當老師、當學生；當老闆、當顧客；……都要演好當下的角色，這就是佛教導我們能現無邊作用差別，皆自在。「一一毛」端「容一切」剎，反正就在自己的「心中」，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心，本來就是「而無障礙」的。例如小孩子不用心把功課寫錯了，我們就立刻教育他，寫功課要用心，功課就可以做好；寫功課能用心，讀書、做人也一樣，只要「用心」，無事不會不成功的，所以一即多。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角色的扮演也一樣。例如我年輕時擔任督學，視導很

<sup>31</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5-7。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28。

多學校，一進學校，校園的氛圍立刻可以感覺出這學校的校長，「人格特質」如何？舉如說，學生看到客人有禮貌，學校教師以及行政人員的服務很周到，我就知道這學校的廁所一定乾淨，校長的領導統御、師長之間以及師生之間，一定很和諧。這就是「廣遍十方，示現種種變化三業」，成所作事。

所以在推行十二年國教中，班級的教學中，學生的言行舉止，個個不一樣，當老師的如果不能坦然的接受學生不管是乖巧、或是暴戾的言行，那就是落入了「好」、「壞」，「對」、「錯」……等意識型態中了。一堂課，一場教學，有「希望心」，就有了「期待」，也有了煩惱。人，一想像，就落到意識中去，與自性相違背。也只有在湛然寂滅的佛性中，隨眾生之感，隨學生之意，以同理心去扮演學生「當下」覺得最貼切的「角色」，這就是「各現無量神通之力」的教學，並依老師之自意，「適才、適學」的轉化學生的觀念，這就是「教化調伏一切眾生。」

### （八）教學的準則—常應常清靜，法身彌縫

當代的高僧<sup>上聖下</sup>嚴老和尚，常教導我們，學佛的人要：「面對問題，接納問題，處理問題，放下問題。」一語道盡「行者」的行為準則。祖師大德常警示我們，要「看破、放下」。而道家的一部經典「清靜經」，講得很棒——常應常清靜。之所以能達到這境界，最主要的是了知了我們跟佛一樣，同樣擁有了「法身」，才能有此修養。華嚴經世主妙嚴品，談到「教主難思」的第八身叫「法身彌縫」，經文是這樣說：「身遍十方而無來往。」<sup>32</sup>

所謂「身遍十方，而無來往」，指的是法「身」彌縫。以法為「身」<sup>33</sup>，本來湛「遍」，所以「無來往」。如此，佛性啟動，依法現色，還如法「身」，也就是說，基於某些理念，展現某種角色的言行舉止；某一角色演完了，立刻又回歸內心的自性，簡單的說，就是道家「清靜經」上說的「常應常清靜」。自性是「如如不動」，所以本體是「不生不滅」；一念，而「因緣生」，就有了依報的「相」，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因為因緣不斷隨著時空以及個人的心態，不斷的在改變。而這些一如「夢幻泡影」的「相」，都是為了「用」。所以「當下」的緣在此，也即是在彼，離不開「如如不動」的『體』，所以無「往」、無「來」。例如我們對於宇宙人生間的任何數目字，再多、再少，都立刻回歸『零』。現代的電腦，都是「0、1」開展，但從不離開這「0」。所以說「法『身』彌縫」的「彌縫」，即是指周「遍」、包羅萬象的意思。進一步的說，彌是彌漫，彌縫兩個字的意思，簡單的說即是「精神長存」，周遍法界，

<sup>32</sup> 《大正藏》冊10，第 279號。頁2a07。

<sup>33</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230。

無所不包。

從以上的分析，法身就是自己的真身。佛在經上告訴我們，我們人這一世的身體是精神（名）、與物質（色），結合起來的暫時假合，因此十二因緣中說，「無明」緣「行」，「行」緣「識」，「識」進入母胎，這時叫「名色」。精神這一部分，屬於心理，是心法；物質這一部分，色相是色法。心法八類，稱為八識，或者稱為八大心王；色法有十一個，我們這個五蘊身心，統統具足。楞嚴經中說「根、塵、識」以及「地、水、火、風、空、識」，都是「妙真如性」。遷一髮而動全身，一個念，就有千差萬別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只要懂得歸「0」，任何學生的教學，隨他意，隨自意，都是「自性起用」，哪有甚麼不能教的學生？哪有甚麼問題的學生呢？別忘了「常應常清靜」，教學自然左右逢源，沒有障礙。

### （九）教學者的用心處—智身窮性相之源<sup>34</sup>

今天，校園中師生的互動，或是家長檢舉老師的最主要因素，大都是老師無法管理自己的情緒，以致於衝突不斷，貶低了社會上對學校教師的觀感。其實，我們從父母教育子女的經驗來看，同樣是打罵孩子，如果家長是為了孩子好，子女心理是很清楚的；但如果父母是為了發洩情緒，子女當然會「埋怨」父母，甚至於還會「反抗」父母的體罰。一般說來，學生對老師不滿意的，大致上是老師對學生有了偏私、處事不公、常亂發脾氣等等。而學生對於老師的看法，會「投射」在他學習的成績上。例如學生對於理化老師的印象不好，就會「討厭」理化的學習；對教他們英文的老師不良，自然對於上英文課不感興趣。佛陀為了教導眾生，還要「百劫修相好」，就是這個道理。

佛陀的十種身之一，智身。經文上這樣說：「智入諸相，了法空寂。」<sup>35</sup>所謂「智入諸相」的智，指的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能夠明瞭、通達宇宙人生中的一切法相之根源。「般若」智慧從哪裡來？我們自性中，本來具足；一如六祖慧能大師說的：「自性本自清淨，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無生滅……」。我們一般的世間人，有聰明，沒有智慧；或者說有世智辯聰的智慧，沒有「般若」。為什麼說沒有「般若」智慧？只因自性被五蘊身障礙住，沒有顯露出來，所以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被障礙住了，不起作用。世間人很聰明，從八識中流露出來的東西是聰明的，從自性中流露出來的才是「般若」智慧。實際上，八識中流露出來的有很多錯誤、錯覺。我們前面說的這個世間，從工業革命以來的近三、四百年來，西洋的科技，逐漸、逐漸在發展，許

<sup>34</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231。

<sup>35</sup> 《大正藏》冊10，第279號。頁2a07-8。

許多多的學說，在當時被認為是真理，了不起的發現。可是過了一些年，又出現一位科學家，又發現一套東西，把前面的定律推翻了，因為這些都是「理性」的「認知」；或是「感性」的想當然耳，都是識，所以是緣起的假象，沒有永恆不變的。而從真實的「般若」智慧所流露的東西，則是轉了「識」所成的「般若」，那才是永恆不變。

十二年的國教，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將教育以及課程的「專業」學好，更要超越這教育以及課程的「專業」，不能被這些基本的學識「意識型態化」。例如心經告訴我們，學佛當然要了知「苦、集、滅、道」，這是基本教材，但更要：「無苦、集、滅、道」，要破除「無明」，更要無無明……到最後是「無智亦無得」，如此的以「無所得故」，才是『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我們在教學時，學生的言行舉止，有學生很多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夠成熟，所以需要教育。任何言行舉止，都有其「因緣」，所以一位教師，要從「智入諸相，了法空寂」，以「智」身窮性，成就一切幻化、緣起諸「相」之本源，不感情用事。「相」字，另一種說法叫「諸」，其性皆「空寂」，也就是學生的好、壞，對、錯，本性是「空寂」的。一切緣起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道』的體性，是清靜，故「寂」；而「相」的源頭，就是「無」，故「空」。能拿捏這分寸，教學一定「自在」。

#### （十）教育是一生的志業一力持身持自他依正

學佛者最高的境界是——「無上」「正等正覺」，同樣的一位從事教育工作的從業人員，也一定要「學不厭、教不倦」，將教育工作當作是他一生的志業。所謂「力持身」的力，是能力，是自性的本能，是性德的流露，不生不滅，也不是修來的。我們透過認知的學習，所修學而來的能力都是相當有限，都有個領域及其範圍；可是自性的能力，則是不可思議，沒有極限。佛陀在什麼時候顯現這些神變？其實都是應眾生之感；同樣的，老師的教學我們常說是「藝術」，因為他也是一種「神變」，老師的教材教法，變化多端，這都是應所有的學生之感。眾生的數字，沒有法子去計算，但一切眾生，都與佛感應道交，佛可以同時示現如這些眾生的需要而神變。所以只要我們有善心、有願心，在這一生當中，不斷的進修學習，自然可以具足各種能力，應學生的需要，時時刻刻「感應道交」，這就是一生的志業。

本經在描述佛陀成等正覺，覺知一切法的第十，是力持身持自他依正<sup>36</sup>。所謂「三世諸佛」，「佛佛道同」，這都是「力持身」能持自、他依、正莊嚴。也就是對教學者本身，對受教者來說，都是「學不厭、教不倦」。「學不厭」

---

<sup>36</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232。

是持正報，所以說是自受用；「教不倦」是持依報，也是他受用。「自、他依正」，簡單的說學的越多，自我不斷的成長，學生也越能從老師的教學中，獲得更正確更多的學習，這就是古人告訴我們的：『教學相長』，也是這裡清涼大師依照古大德的註疏，標為「自、他依正」的意思。經文是這樣說的：「三世諸佛所有神變，於光明中靡不咸睹。一切佛土不思議劫所有莊嚴，悉令顯現。」<sup>37</sup>所謂「三世諸佛所有神變」的神，「神」謂之「妙智」<sup>38</sup>，因為他不是意識心來的，而是來自不可思議的「自性」起用的，所以「神」指的是「妙智」，或稱為「般若」智慧；「變」，指的是「現」身。意思是教學者之所以能隨著「時、空」之不同；不斷的「學不厭、教不倦」，不斷的與學生一齊成長，所以一樣的教學，同樣的課程，不同的知識、說法，都能「與時俱進」，面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角色，皆能「轉」「變」這些固執的想法、作法；「變」「現」出符合不同角色的事事物物。隨他意，隨自意，俱能一一角色中，皆能持之「自利利他」，轉迷成悟的扮演好「當下」。所以「一切佛土不思議劫所有莊嚴，悉令顯現」，也就是說橫盡諸「土」<sup>39</sup>，當下的任一文化、教育、社會現象等，都因為老師的教學，讓所有的學生，扮演成最好的「利人利他」的角色，這才是十二年國教的目的；同時還要豎窮「諸」「劫」，也就是不管是生活在農業社會、工商社會、現代化，以及後現代化的「資訊社會」中，因為十二年國教的實施，社會「所有」的文化、經濟、以及社會秩序，「嚴而有序」。想想看，如果我們的老師，不能跟得上這「當下」時代所使用工具之變遷，還是「自以為是」的不想常「學不厭、教不倦」來鞭策自己，甚至於連雲端的電腦科技都沒概念，如何成為十二年國教「先知先覺」的好老師。

## 六、結語

個人一生中學佛，尤其佛陀所教導我們的經典，常讓我感動不已，一讀、再讀，無法自己。而我也在我的一生之中，從事我的教育工作。我在小學中擔任過導師，在高中、師專以及師範學院內，也教過書，更有多年是在「佛學院」擔任教席的；而在行政工作上，我擔任了視導學校教學的「督學」，也曾試著將辦教育的「經驗」，來推動國內的「社政」以及「勞工福利」業務，後來則是專門從事教育研究的機構內服務。民國八十四年，筆者參與、編撰，並經時任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於教育部長任內公佈的國內第一本教育白皮書：「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這是國內第一本教育

<sup>37</sup> 《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a08-10。

<sup>38</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32。

<sup>39</sup> 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三》卷第九，頁 232。

白皮書，且勾勒出未來的教育願景，其中，有我學佛的經驗，嘗試著將佛陀的智慧，運用到我們的教育規劃與推動之實務中；也因而當時的教育資料館（教育研究院前身），也嘗試著辦理教師宗教研習營、教師佛學研習營……使得當今國內的宗教團體——佛光山與慈濟，都賡續的在寒、暑假中，辦理教師研習進修活動。

當年的這一本教育報告書，根據媒體的說法說：「這一本教育白皮書」氣勢磅礴，企圖影響深遠。全書對我國未來的幼兒教育、九年的國小以及三年的國中之國民教育、高中教育、技職教育、大學教育、社會教育、師資培育、體育衛生、訓育輔導、文教交流和支援系統，都提出了願景和策略，當時的媒體還說簡直可成為教育政策的教科書了。不過，老實說這白皮書發表以後，教育的現況並沒有因此改變。郭為藩部長說了，如今回頭來想，表示白皮書還是需要良好的配套措施。尤其他認為師資培育制度如果配合得不好，九年一貫就很難推行；而師資培育制度沒做好，是讓他現在都還感到很難受的一件事。<sup>40</sup>

法界，本是「共同一法身」的，但在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以及工業革命以後，人類原本是「天下一家」，和諧互助、相輔相成的理念，已「轉化」為「生存競爭」，思維「自我」的適者生存，否則就被淘汰；原本是一個宇宙的「有機體」的萬物之靈的「人」，一下子成為工廠以及社會的一顆「螺絲釘」。未來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如何「超越」這些思想上的困境，還歸「互助合作」的「人本社會」，這都有賴身為教育體系的「人師」，以及規劃十二年國教的有關人員，所應思之再三的課題。

### 參考文獻：

- 1、原典文獻《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
- 2、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法師著：《新修華嚴經疏鈔》，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西元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 3、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二輯第二期 2006 年 6 月，〈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之研究〉，楊思偉。

<sup>40</sup>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teach/focus/htm/92081801.htm>